

靖獻遺言

五六



9
4080
2





門 戶 9
號 4080
卷 2



靖獻遺言卷之五

衣帶中贊

宋少保樞密使信國公文天祥

天祥字宋瑞

劉定之文山詩史序曰公集杜句詩書姓某履善甫者指

南集中所謂范睢變張帝焘度宗之嗣是祿越蠡改陶朱之意也

宗即位號為孝恭懿聖皇帝元廢為瀛國公 德祐初元兵已渡

江東下勢日迫矣勤王詔下重臣宿將率

縮頸駭汗天祥時知贛州慨然發郡中豪

傑提孤兵獨赴其友止之曰是何異驅群



羊而搏猛虎天祥曰吾亦知其然也第國家養育臣庶三百餘年一旦有急徵兵無一人一騎入關者吾深恨於此故不自量力而以身徇之天下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如此則社稷猶可保也既至上疏言抗敵之策時議以為迂濶不報已而諸路州縣屠陷降遁相繼而元兵既至臨安北關矣臨安即宋南渡以後所都天祥前頓請與敵血戰以死衛宗廟至是又請已帥眾背城一

戰右丞相陳宜中不聽而遂白太皇太后

理宗之右謝氏帝暴即位尊曰太皇太后遣監察御史楊應奎

奉傳國璽以降元元將伯顏受之而欲執

政來面議遣使召宜中宜中先已夜遁太

后乃以天祥為右丞相兼樞密使使往天

祥辭官不拜遂挺身奉命如元軍與伯顏

抗議爭辨伯顏大怒羣起呵斥天祥益自

奮伯顏顧其舉動不常留之不還天祥怒

數言歸伯顏不聽伯顏屬將唆都從容說

天祥曰大元將興學校立科舉丞相大宋
爲狀元宰相今爲大元宰相無疑丞相常
稱國亡與亡此男子心今天下一統爲大
元宰相豈是易事國亡與亡四字願公勿
言天祥哭而拒之繼又以賈餘慶爲右丞
相充祈請使如元軍嘗與天祥同坐天祥
面斥餘慶賣國且責伯顏失信降將呂文
煥從旁論解之天祥并斥文煥及其姪師
孟父子兄弟受國厚恩不能以死報國乃

合族爲逆尚何言文煥等慚恚伯顏遂不

遣天祥拘之使北尋伯顏入臨安城取帝

及太皇太后皇太后度宗之后全氏帝暴
即位尊曰皇太后

北去而度宗二子益王昰廣王昺留在浙

東元兵方追之天祥尚欲奉之以圖恢復

及至鎮江與其客杜澣等密謀脫澣曰不

善謀泄當死死有怨乎天祥指心自誓曰

死靡悔且辦七首事懼不濟挾以自殺遂

與澣等十二人夜潛出至真州城下城主

苗再成出迎喜泣延之入城與議國事時揚州守將疑天祥為敵作間使再成亟殺之再成識天祥忠義以兵道之抵揚州城下方備天祥甚急衆相顧吐舌天祥乃變姓名東出道遇元兵伏環堵中得免然饑莫能起從樵者乞得餘糝羹行而元兵又至衆伏叢篠中二樵者以蕢荷天祥去得脫更轉汎海以求二王時益王已即位于福州是為端宗而天祥遂至矣即以為樞密使

同都督諸路軍司馬招豪傑募兵一開府經略以規進取時屬將吳浚既降元因來說天祥降天祥責以大義斬之遂敗元軍及復數州縣而諸路將帥亦屢報捷軍勢稍振大勛壘集而興國之戰不利至空坑兵盡潰別將趙時賞坐天祥肩輿後元軍問為誰時賞曰我姓文衆以為天祥禽之天祥由是得逸元將遍求俘虜人識認有曰此趙時賞也時賞奮罵不屈被執者或自辨時賞叱曰死耳何必然遂死之○紆志曰天祥時願崖石祝曰天相祚宋願以崖石墮塞兵路言訖石果墮元兵不得進後人因名亭曰相石解縉曰石

大如數間屋，忽然自山頂震落，當路徑。元兵大驚，稍却。天祥由是得脫去。鄒鳳輩以餘兵拒戰，死傷塗地。父子賢，饋餉亦在是。及以為榮，蕭文琬父子賢，饋餉亦在是。幸而不死，退而筆記是日事，甚詳。而今宋史及元之天祥傳，云空坑之戰，得趙孟深給元兵，以免。而已。蓋宋史作于元盛時，故于天祥事時，誣陋至云丞相求為黃冠等語，欺罔尤甚。顧豈為天祥輕重也。妻子幕僚等皆被執，天

祥尚收拾，散亡以謀後舉，而未幾，端宗亦崩。羣臣多欲散去，丞相陸秀夫曰：「度宗皇帝一子尚在，將焉置之？」古人有以一旅一成中興者。有田一成，衆一旅，能布其德，以

叔夏衆，遂誅天若未欲絕宋，此豈不可為

國邪？乃與衆共立衛王。即廣王，後改元祥興。年八

歲，天祥聞王即位，上表自劾，詔加少保、信

國公。會軍中大疫，士卒多死。天祥母亦病

沒，長子復亡，而家屬皆盡。大勢已不可支。

天祥尚會諸將討劇盜等，于潮陽破之。而

殘賊又導元兵來，倉猝突至，衆不及戰。天

祥遂被執，吞腦子不死。別將劉子俊自詭為天祥，冀可免天

祥及天祥至，各爭真偽。元遂烹子俊。及至潮陽，元將張弘範

見之左右命之拜捧以戈不屈弘範乃釋其縛以容禮之天祥固請死弘範不許處

之舟中尋厓山戰敗宋亡矣厓山軍潰陸秀夫先驅其

妻子入海謂帝曰國事至此陛下當為國死德祐皇帝辱已甚陛下不可再辱即負

帝同溺楊太后聞帝崩撫膺大慟曰我忍死艱關至此者止為趙氏一塊肉耳今無

望矣亦赴海死張世傑葬之海濱尚欲求趙氏後謀入廣颶風大作將士勸世傑登

崖世傑曰無以為也登桅樓露香祝曰我為趙氏亦已至矣君亡復立君今又

亡我未死者庶幾敵兵退別立趙氏以存祀耳今若此豈天意耶風濤愈甚舟覆遂

死之○黃衷曰厓山之變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後先仗節以死予嘗歎其風而悲

其志矣夫自行都航海如泉如廣水紫孤軍倉皇駐駟無可據之地守臣制帥

死者孰者叛以降者馳迅蓬斷無可圖之將收亡集散裂裳以戰茹乾而飲齧無可

用之兵亡君立君遺孱弱息無可全之勢日變星隕玄機厄兆復無可為之時三君

子者豈非濁微者哉且猶間關南溟四歷年所瞿瞿然皇皇然致望乎義勝者濟庶

幾一旅一成之奮卒之魂濤滄海血碧柴市而後已孔子所謂臨大節而不可奪者

非歟嗚呼否泰相乘世祚幾易而綱常元氣獨磅礴於宇宙無窮之內者三君子之

矣天定於是弘範等置酒太會謂天祥曰國

亡丞相忠孝盡矣能改心以事宋者事今

將不失為宰相也天祥泣然出涕曰國亡

不能救為人臣者死有餘罪况敢逃其死
 而貳其心乎弘範又曰國已亡矣殺身以
 忠誰復書之天祥曰商非不亡夷齊自不
 食周粟人臣自盡其心豈論書與不書弘
 範為政容乃遣使護送赴燕道經吉州痛
 恨即絕不食天祥即吉州廬陵人意擬至廬陵得瞑
 目長逞含笑入地不失首丘之義也即為
 告墓文遣人馳歸白之祖禰其辭云烏乎
自古危亂之
世忠臣義士孝子慈孫其事之不能兩全
也久矣吾生不辰罹此百凶求仁得仁抑

又何怨幽明死生一理也父子祖
孫一氣也冥漠有知尚哀監之至八日

猶生天祥以為既過鄉州失初望矣委命
 荒濱則立節不白盍少從容以就義乎乃
 復飲食既至燕館人供張甚盛天祥不寢
 處坐達旦遂移兵馬司設卒守之元丞相
 博羅等見天祥天祥入長揖欲使跪之天
 祥曰南之揖北之跪予南人行南禮可贅
 跪乎博羅叱左右曳之地或抑項或扼其
 背天祥不屈仰首與之抗言博羅曰自古

有以宗廟土地與人此以宜中餘慶等獻國降元誣詰天祥耳故天祥所而復逃者乎此謂自鎮江脫歸也天祥曰

奉國與人是賣國之臣也賣國者有所利

而為之必不去去亦謂脫歸也餘去者必

非賣國者也予前除宰相不拜奉使軍前

尋被拘執已而有賊臣獻國國亡當死所

以不死者以度宗二子在浙東老母在廣

故耳博羅曰棄德祐嗣君而立二王忠乎

天祥曰當此之時社稷為重君為輕吾別

立君為宗廟社稷計也從懷愍而北者非

忠從元帝為忠劉聰陷晉洛陽遷懷帝于平陽愍帝即位于長安聰

又陷長安愍帝出降於是瑯琊王睿即位于建康是為元帝從徽欽而

北者非忠從高宗為忠靖康之禍事博羅見于六卷後

語塞忽曰晉元帝宋高宗皆有所受命二

王不以正是篡也天祥曰景炎端宗乃度

宗長子德祐親兄尚可謂不正登極于德

祐去位之後不可謂篡陳丞相以太皇命

奉二王出官宋已降元益王廣王自嘉會門出渡浙江而南不可

謂無所受命博羅等皆無辭但以無受命
爲解天祥曰雖無傳受之命推戴擁立亦
何不可博羅怒曰爾立二王竟成何功天
祥曰立君以存宗社存一日則盡臣子一
日之責何功之有曰既知其不可何必爲
天祥曰父母有疾雖不可爲無不下藥之
理盡吾心焉不可救則天命也今日天祥
至此有死而已何必多言博羅欲殺之元
主不可乃囚之坐臥一小樓足不履地作

正氣歌以述己志焉會中山有狂人自稱
宋主欲取丞相元主疑丞相爲天祥乃召
天祥諭之曰汝移所以事宋者事我當以
汝爲相矣天祥曰天祥爲宋宰相安事二
姓願賜之一死足矣遂殺之於都城之柴
市天祥臨刑殊從容謂吏卒曰吾事畢南
向再拜死年四十七是贊卽其衣帶中所
有也其妻歐陽氏收其屍面如生焉尋義
士張千載負其骨歸葬吉州適家人自廣

東奉其母曾夫人之柩同日至人以為忠

孝所感云揚慎曰千載字毅甫廬陵人

不就文山自廣還至吉州千載來見曰丞

相赴京某亦往遂寓於文山囚所側近日

以美食奉之凡留燕三年潛造一擯又山

受刑後即藏其首仍尋訪文山妻歐陽夫

人於俘虜中俾出收其屍千載拾骨置囊

弁擯南歸付其家葬之次日其子夢父文

山怒云繩鉅未斷其子心動毅然啓視

果有繩束其髮躬服公英爽可畏劉西溪

紀其事贊於文山像後曰同時之人能不

顛泚昔思其生今妬其死○王世貞曰余

讀趙弼文山傳深信反風未起之說按文

山既赴義其日大風揚沙天地盡晦咫尺

不辨者數日宮中皆秉燭而行羣臣入朝

亦襲炬前導世祖問張真人而悔之贈公

特進金紫光祿大夫大保中書平章政事

廬陵郡公謚忠武命王積翁書神主洒掃

柴市設壇以祀之丞相李羅行初奠禮忽

狂厥旋地而起吹沙裂石不能啟目俄捲

其神主於雲霄中空空隱雷鳴如怨之

聲天色愈暗乃改前宋少保右丞相信國

公天果開霽事雖與周公不同然其忠誠

格天一耳○按趙弼所傳未知實否姑錄

之天祥為人豐下英姿俊爽兩目炯然自

為童子時見學宮所祠鄉先生胡銓等像

皆謚忠即欣然慕之曰沒不俎豆其間非

夫也甫弱冠奉廷對陳君道之大本經世

之急務文思神發萬言立就時考官王應

麟奏曰是卷

古語若龜鑑忠肝如鐵石臣敢為得人賀當官者董宋臣請遷都避敵也上章乞斬之呂師元偃蹇傲命也又上章乞斬之賈似道誤國要君也當制以義裁之既督軍禦元劉洙羅開禮等戰死也為製服哭之每與賓客僚佐語及時事輒撫几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為之感動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及勤王詔至奉之涕泣痛自抑損罄家貲為軍費起兵以來斷斷

焉殫力竭謀扶顛持危以興復為己任鞠躬激厲獨行其志雖遭讒逢憂崎嶇間關百挫千折有進而無退屢躓而愈奮故軍日敗勢日蹙而歸附日衆從之者亡家沈族而不顧開督府置僚屬一時知名者四十餘人而遙請號令稱幕府文武士者不可悉數皆一念向正至死而靡悔厓山之戰張弘範數使人招張世傑世傑死守不從歷數古忠臣以答之弘範乃令天祥為

書招之天祥曰吾不能扞父母乃教人叛
 父母可乎固命之天祥遂書所過零丁洋
 詩與之其末有云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
 丹心照汗青弘範笑而置之竟不能逼已
 北居獄四年忠義之氣一著於詩歌累數
 十百篇至是兵馬司籍所存上之觀者無
 不流涕悲慟有得其下履者亦寶藏之云
 薛瑄曰當宋室垂亡之秋其守帥憑堅城
 握強兵望風送款投戈屈膝者相望也而

文山

吉安府有文筆峯天祥居其下因號

以狀元宰相奮孤

忠以報國誓將返濛汜之日於中天提疲
 卒當勅敵雖流離顛沛困苦艱危脫身死
 亡之餘而憤憤興復之志猶庶幾於萬一
 及赤手起兵雖苦戰不支以歸而長揖元
 之君相不拜蓋此身可塵可粉而志不可
 此足以威武屈卒之從容就死以成仁其大節
 炳耀軒轟宇宙間凜凜乎立萬世君臣之
 大義回視棄滅天常之降臣叛將曾大豕

之不如則其忠賢冠絕千古豈人之所能及哉

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正氣歌序曰予囚北庭坐一土室廣八尺深可四尋單扉低小白間短窄汗下而幽暗當此夏日諸氣萃然雨潦四集浮動床几時則為水氣塗泥半朝蒸沍歷瀾時則為土氣乍晴暴熱風道四塞時則為日氣

窟陰薪爨助長炎虐時則為火氣倉腐寄頓陳陳逼人時則為米氣駢肩雜運腥臊汙垢時則為人氣或圍溷或死屍或腐鼠惡氣雜出時則為穢氣疊是數氣當之者鮮不為厲而予以孱弱俯仰其間于茲二年矣嗟呼是殆有養致然然爾亦安知所養何哉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彼氣有七吾氣有一以一敵七吾何患焉况浩然者乃天地之正氣也作正氣歌一首曰

天地有正氣，雜然賦流形。下則為河嶽，上則為日星。於人曰浩然，沛乎塞蒼冥。皇路當清夷，含和吐明庭。時窮節乃見，一一盡丹青。在齊太史簡，在宋崔杼弒其君。在趙丹青在齊太史簡，齊崔杼弒其君，公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杼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矣，乃在晉董狐筆。晉靈公不君，趙盾驟諫，靈公飲有酒，伏甲將攻之，其下知之，扶盾以下，盾遂出奔，盾昆弟趙穿襲殺靈公而迎盾，盾復又使穿迎文公之。子黑臀于周立之，是為成公，盾復任國政。大史董狐書之，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盾曰：殺者趙穿，我無罪。狐曰：子為正卿，亡之不越竟，及不討賊，非子而誰。在秦

張良推張良其先相韓五世父卒良年少未嘗宦事韓而秦始皇滅韓良家

韓報仇始皇東游良得力士為鐵椎重二十斤

十斤狙擊始皇博浪沙中誤中副車始皇大怒大索甚急良更名姓亡匿遂從高祖

滅秦而立韓公子橫陽君是為成侯及項羽殺成侯復從高祖殺羽因辭祿說辟穀

導引以終或問良鐵錘之計不已此乎程子曰欲報君仇之急使當時若得以此鐵錘

擊殺之亦足矣何暇自為謀耶○揚時曰良破秦滅楚始終為韓報仇耳非欲為漢

用也後自託於神僊之說以遂其不欲仕漢之本心焉此子房之智謀節義所以遠

過於人而自漢至今未有能窺之者惟程子嘗言之又以為非高祖之能用子房子

房能用高祖其在漢蘇武節武持節以使可謂知子房矣

匈奴武與副使張勝等俱至匈奴致漢命
單于方欲送還武等會虞常等陰謀劫單
于母及殺前降者衛律歸漢常以謀告張
勝事覺單于怒欲殺漢使其臣曰宜皆降
之單于迺使律召武受辭武曰屈節辱命
雖生何面目以歸漢引佩刀自刺律驚抱
持召醫為之置煖火覆武其上論虞常罪單于
出血武氣絕半日復息會論虞常罪單于
又欲因此時降武既斬常律曰漢使張勝
當死降者赦罪舉劔欲擊之勝請降律復
舉劔擬武武不動律乃曰律前負漢歸匈
奴富貴如此蘇君今日降明日復然空以
身膏草野誰復知之武不應律曰君今不
聽吾計後雖欲復見我可得乎武罵曰女
為人臣子不顧恩義為降虜於蠻夷何以
女為見單于不愈欲降之迺幽武置大窖中
絕不飲食會天雨雪武卧齧雪與狗共
咽之數日不死乃徙武海上無人處使牧

羝羊廩食不至武掘野鼠云以實而食之
杖漢節牧羊卧起操持節旄盡落既而漢
將李陵戰敗降匈奴單于復使陵謂武曰
足下空自苦亡人之地信義安所見乎且
陛下法今亡常大臣亡罪夷滅者數十家
尚復為誰乎武曰武父子亡功德皆為陛
下所成就常願肝腦塗地今得殺身自效
雖蒙斧鉞湯鑊誠甘樂之臣事君猶子事
父也子為父死無所恨勿復再言後陵復
至語武上崩武南鄉號哭歐血且夕臨數
月昭帝即位匈奴與漢和親而武還漢已
至詔謁武帝廟武帝留匈奴十九歲始以強
壯出及還須為嚴將軍頭破巴郡獲太守
髮盡白矣
嚴顏備將軍張飛呵曰何以不降顏曰卿
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
降將軍也飛怒令牽去斫顏容止不變
曰斫頭便斫頭何為怒也飛壯而釋之

為嵇侍中血晉成都王穎反東海王越秦

行在秦準謂紹曰今往安危難測卿有佳

馬乎紹正色曰臣子扈衛乘輿死生以之

佳馬何為已而官軍敗績百官侍御皆散

紹朝服登輦以身衛帝兵人引紹斫之血

帝曰嵇侍中血勿流也為張睢陽齒為顏

常山舌或為遼東帽清操厲冰雪管寧少

稱時漢室衰微天下大亂寧往遼東公孫

度依焉廬於山谷語唯經典不及世事專

飭威儀明禮讓非學者無見也在遼東三

十七年而還自寧始東也度等前後所資

遺皆受而藏諸至是盡封還之魏以寧為

太中大夫固辭不受後又徵為光祿大夫

給安車吏從以禮發遣復不至年八十四

卒寧常著皂帽布襦袴布裙隨時單復自

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

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環堵蕭然門偃息

窮巷并日而食厲俗獨行經危蹈險不易

其節親舊困窮必分贍救孫邕等薦寧曰

含章素質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為

冰潔淵清或為出師表鬼神泣壯烈或為

起治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進走後趙兵
約已務施勸課農桑撫納新附自河以南
多歸晉逃遂為取河北之計聞王敦等構
隙將有內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卒豫
州士女若喪父母若或為擊賊笏逆豎頭破裂
段秀實為涇原節度使以忤楊炎罷為司
農卿會涇卒以犒賜不豐作亂德宗卒奔
奉天而朱泚乘亂反據長安泚以秀實久
失兵柄意其必快快反據長安泚以秀實久
秀實不納騎士逾垣入劫之秀實乃謂子
弟曰吾當以死徇社稷耳乃往見泚曰犒
賜不豐有司之過也天子安得知之公宜
以此開諭將士示以禍福奉迎乘輿此莫
大之功也泚不悅秀實謀誅泚迎乘輿謂
同謀者曰我當直搏泚殺之不克則死終
不能為之臣也泚召秀實及源休等議借
號事秀實勃然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奮前

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
從汝反邪因以笏擊泚中其額濺血灑地
泚削鬚脫走秀實知事不成大呼謂泚黨
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衆前殺之後謚
忠烈是氣所磅礴凜冽萬古存當其貫日月
生死安足論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三
綱實繫命道義為之根嗟予遘陽九隸也
實不力楚囚纓其冠傳車送窮北鼎鑊甘
如飴求之不可得陰房闕鬼火春院闕天
黑牛驥同一皁鷄栖鳳凰食朝蒙霧露
分作溝中瘠如此再寒暑百沴自辟易哀

我沮汝場爲我安樂國豈有他繆巧陰陽
不能賊顧此耿耿在仰觀浮雲白悠悠我
心憂蒼天曷有極哲人日已遠典刑在夙
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

德祐元年元兵日急池州通判趙昉發糶
壁聚糧爲固守計而都統張林帥兵降元
昉發知事不濟謂妻雍氏曰吾守臣不當
去汝先出雍曰君爲忠臣我獨不能爲忠
臣婦乎元兵薄城昉發晨起書几上曰國

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節義成雙遂
與死於從容堂

汪立信初忤賈似道廢斥至元兵渡江又
詔募兵援江上立信卽日上道行與似道
遇似道問立信何向立信曰今江南無一
寸乾淨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要死
得分明耳旣至建康四面皆北軍立信嘆
曰吾生爲宋臣死爲宋鬼徒死無益欲控
引江淮以爲後圖已而聞似道師潰江漢

守臣望風降遁又嘆曰吾今日猶得死于宋土也乃手自爲表起居三宮夜分起步庭中慷慨悲歌握拳撫案者三三日扼吭而卒

元兵逼撫州都統密佑率衆逆戰元兵呼曰降者乎鬪者乎佑曰鬪者也麾兵突進身被四矢三槍猶揮雙刀斫圍渡橋橋斷被執賊將曰壯士也欲降之不屈復令佑子說之曰父死子安之佑斥曰汝行乞于

市第云密都統子誰不憐汝怡然自解其衣請刑遂死

元伯顏圍常州陳炤等力戰固守伯顏招之譬喻百端終不聽伯顏怒日夜攻不息城遂破或謂炤曰東北門未合可走炤曰去此一步非死所矣兵至死焉

阿里海涯攻潭州知州李芾慷慨登陴日以忠義勉將士死傷相藉人猶飲血戰有來招者輒殺以徇賊決水樹梯城中大窘

諸將泣請曰吾屬爲國死可也如民何芾
罵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爲今日也
汝第死守有復言者吾先戮汝元兵登城
蟻附而上知衡州尹穀時寓城中知事不
可爲乃爲二子行冠禮或曰此何時行此
迂濶事穀曰正欲令兒曹冠帶見先人于
地下爾旣畢禮與其家人自焚芾命酒酌
之明白芾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吾力竭
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于俘汝盡殺之

而後殺我忠伏地辭不能芾固命之忠泣
而諾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徧刃之芾亦
引頸受刃忠縱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
復至火所太慟舉身投地乃自刎
夏貴家僅有洪福者從貴積勞知鎮巢軍
貴後叛降元因招福不聽使其從子徃福
斬之貴遂誘執福父子殺之福子諱曰何
舉家爲戮福叱曰以一命報宋朝何至告
人求活邪次及福福大罵數貴不忠請身

南向死以明不背國遂死聞者流涕元主

宋降將等問曰汝等降何容易對曰賈似

道專國臣等久積不平故望風送款元主

曰正如汝言則似道輕汝也固宜陳文龍知興化軍降將王剛中遣使至文

龍斬之固守已而部將等導元兵開門降

元兵執文龍欲降之文龍指其腹曰此皆

節義文章也可相逼邪卒不屈不食死

靖獻遺言卷之五終

靖獻遺言卷之六

初到建寧賦詩并序

宋江西招諭使知信州謝枋得

枋得字君直信州人寶祐中以鄉薦試中

禮部高等比對力詆時宰闈宦奮不顧前

後抑置第二甲既歸江東西宣撫使趙葵

辟枋得為屬尋除禮兵部架閣令募兵援

江上枋得給錢粟得信撫義士數千人以

應之時賈似道當國忌功欲污讎一時聞

臣遣官會計邊費會計者至信枋得曰不
可以累宣撫毀家自償由是坐廢景定末
元兵壓江上宋社日替而江東漕司猶試
士較藝枋得考試憤似道竊政柄害忠良
誤國毒民發策十問擿其姦極言天心怒
地氣變民心離人才壞國有亡證辭甚剴
切似道視其藁大怒臺評竟劾其騰謗鐫
秩竄之後又以史館召枋得曰似道餌我
也不赴德祐初爲江西招諭使知信州元
兵寇江東枋得迎戰于安仁矢盡而敗妻
子皆被執枋得遂易服負母入建寧唐石
山寓逆旅中日麻衣躡屨東鄉而哭人不
識之以爲被病也又去賣卜建陽市中有
來卜者惟取米屨而已委以錢悉謝不納
遂居閩中宋已亡元至元末元主遣其臣
程文海訪求江南人才文海薦宋遺士三
十餘人以枋得爲首枋得時方居母喪遺
書文海曰某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

母在耳先妣以今年二月考終某自今無
意人間事矣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李

左車猶能言之韓信以兵數萬欲擊趙廣武君李左車為趙王歇及

陳餘謀取信等之策不用信乃引兵大破趙軍斬餘禽歇信令軍中購廣武君千金

而獲之信解其縛師事之問計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勇亡國之

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以權大事乎况稍知詩書頗

識義理者乎既而元行省丞相忙兀台將

旨召之執手相勉勞枋得曰枋得名姓不

祥不敢赴宋降相留夢炎夢炎理宗朝為狀元帝昀朝為

左丞相及元兵日急遂遁去隆元亦力薦之枋得遺書夢

炎辨論凡數千百言采錄於後卒不行福建參

知政事魏天祐又欲薦枋得為功使其友

來言枋得罵之天祐乃誘召入城與之言

枋得又傲岸坐而不對或嫚言無禮天祐

不能堪乃讓曰封疆之臣當死封疆安仁

之敗何不死枋得曰程嬰公孫杵臼二人

皆忠于趙一存孤一死節一死於十五年

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萬世之下皆不

失為忠臣 史記曰晉屠岸賈與諸將擅攻
有遺腹曰胡不宮匿胡客公孫杵臼謂胡友
男吾奉之即女也吾徐死耳胡婦生男賈
索於宮中夫入置兒絝中兒竟無聲已脫
嬰曰後必且復索之奈何杵臼曰立孤與
死孰難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曰子強
為難者吾為其易者乃謀取他人兒負之
匿山中嬰出謬曰吾告趙氏孤處諸將發
師隨嬰攻杵臼杵臼謬曰小人哉程嬰昔
下宮之難不能死與我謀匿趙氏孤兒縱
不能立而忍賣之乎諸將遂殺杵臼與孤
兒然趙氏真孤反在嬰卒與匿山中居
五年韓厥見以實告景公趙孤名曰武
公乃召武嬰攻賈滅其族復與武田邑如
故及武冠嬰謂武曰昔下宮之戰我非不
能死我思立趙氏後今武既立為成人我

將下報趙宣孟與公孫杵臼武啼泣固請
願苦筋骨以報子嬰曰彼以我為能成事
故先我死今我不報是以我事為不成遂
自殺宣孟朔謚也○朱子曰子華子之書
云是程本字子華者所作即孔子所與傾
蓋而語者原其所祇因家語等書有此
一事好事者遂偽造此書以傳合之其言
有大造于趙宗者即指程嬰而言以左傳
考之趙朔既死其家內亂胡之諸弟或放
或死而朔之妻乃晉君之亂胡之諸弟或
畜於公宮安得所謂大夫屠岸賈者且
以滅趙氏而嬰與杵臼以死衛之云哉且
其曰有大造者又用呂相絕秦語其不足
信明甚而近歲以來老成該洽之士亦或
信之固已可怪至其祖矣按朱子說已如
之所從出則又証其祖矣按朱子說已如
此而程敏政尚辨之說以証己姓所
從出可謂陋矣敏政說見于集王莽篡

漢十四年龔勝乃餓死亦不失為忠臣韓
 退之云蓋棺事始定司馬子長云死有重
 於泰山輕於鴻毛參政豈足知此天祐曰
 強辭枋得曰昔張儀語蘇秦舍人云當蘇
 君時儀何敢言今日乃參政之時枋得復
 何言天祐怒逼之北行枋得以死自誓為
 此詩別其門人故友時貧苦已甚衣結履
 穿行雪中_有嘗德之者_賙以兼金重裘辭
 不受_{枋得辭洞齋華父二劉兄惠寒衣詩}
枋得辭洞齋華父二劉兄惠寒衣詩

明范叔縹袍雖見意大顛衣服莫留此
 時要看英雄樣好漢應無兒女情只願諸
 賢扶世教餓夫含笑死猶生按賙金自離
 喪者不知何人以偶有此詩附于此

嘉興即不食卧眠箬中而去二十餘日不
 死乃復食既渡采石惟茹少蔬果積數月
 困殆及至燕問太后攢所_{攢所謂殯也枋}
攢所謂殯也枋
 卒_{於燕}及瀛國公所在再拜慟哭疾甚
 遷憫忠寺見壁間曹娥碑_{漢孝女曹娥者}
漢孝女曹娥者
 江沔濤溺死不得屍骸娥年十四_{江沔濤溺死不得屍骸娥年十四}
江沔濤溺死不得屍骸娥年十四
 哭晝夜不絕聲旬有七日遂投江死後縣
 長度尚改葬娥於江南道傍為立碑使泣
 弟子邯鄲淳為文其後蔡邕又題之

曰少女子猶爾吾豈不汝若哉夢炎使盤
持藥雜米飲進之枋得怒曰吾欲死汝乃
欲我生耶擲之於地不食五日死子定之
護骸骨歸葬信州定之亦賢累薦不起按

謂能起仕元可妻李氏初執送獄有賊師

欲妻之一夕自縊死統志曰枋得兵

至令曰苟不獲李氏屠而壘李聞之出就

俘從囚建康或指曰是當沒入矣李氏聞

之泣左右曰雖沒入將不失為官人妻李

氏曰吾豈可嫁二夫邪是夕自縊死獄中

弟禹在九江亦以不屈斬于市李弟二人

亦俱死國事二人子婦等亦皆死之伯父

徽明為富陽尉元兵奄至徽明出兵戰死

其二子趨進抱父尸亦死枋得天資嚴厲

雅負奇氣風岸孤峭不能與世軒輊而以

天時人事推宋必亡於二十年後抗論愜

宰老竭蹶不售終不取合初竄也因謫所

山門自命疊山閉門講道守令以下皆及

門執弟子禮翕如也里中人行事或不循

理者輒曰謝架閣聞乎有持兩爭必來質

平遣以理無秋毫假與人意人亦高其風必自審乃進非義者未嘗敢至前也與人言古今成敗得失國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躍奮厲上下數千年較然如指掌尤善論

樂毅燕君曾以國讓其相子之國內大亂齊王乘亂伐燕醜子之殺王曾於是

燕人復立太子平為君是為昭王昭王未嘗一日忘報齊雪恥取甲身厚幣以招賢者

於是樂毅自魏往昭王以為亞卿任以國政悉起兵使毅為上將軍以伐齊齊大敗

齊君出走毅遂入齊都臨菑整軍禁侵掠禮逸民封王蠋之墓齊城獨莒即墨未下

圍之二年或讒之昭王曰毅呼吸之間克七十餘城今不下者兩城耳非其力不能

援欲久伐兵威以服齊人遂南面而王耳昭王讓言者斬之立毅為齊王毅皇恐不

受拜書以死自誓由是齊人服其義諸侯畏其信昭王薨子惠王立惠王不快於毅

齊將田單乃縱反間惠王信之即使騎劫代將毅遂奔趙單乃設謀伐燕軍燕大

敗劫死七十餘城皆復為齊已而趙王與毅謀伐燕毅泣曰臣疇昔之事昭王猶今

日之事趙之奴隸也若復得罪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况子孫乎趙王乃止惠王

恐趙用毅以乘其敝使人謝毅毅報書曰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故察能而授

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有高世王之之心故以身

得察於燕先王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卿臣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

於齊而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以天之怒

先王之靈大敗齊人齊王僅以身免善作
 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免身立功
 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誅
 謫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
 罪以幸為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
 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
 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申包胥楚平
 是後往來通于燕而卒於趙申包胥楚平
 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為太傅費無忌為中
 傅無忌譖建欲入為亂平王召奢囚之而
 使人殺建建亡奢有二子無忌又教平王
 召之兄尚欲往弟員曰到則父子俱死不
 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恥尚曰汝能報父
 讐我將歸死尚至楚即并殺奢與尚也員
 遂亡往吳說王闔閭擊楚大破之遂入楚
 都郢時平王既卒子昭王立員求昭王既
 亡不得乃掘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
 後已始楚人申包胥與員為交員之亡也
 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至
 是包胥亡於山中使人謂員曰子之報讐
 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象者勝天天定亦能
 破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
 至於僂死人此豈無天道之極乎員曰為
 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
 逆施之於是包胥走秦告急求救秦伯使
 辭曰子姑就館包胥曰寡君越在草莽下
 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
 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伯哀之曰楚雖無
 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為之賦無衣包胥
 九頓首而坐秦伯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
 吳吳師大敗遂復楚昭王於是賞包胥包
 胥曰吾為君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
 遂逃賞焉袁黃曰近攻越語包胥使越問
 越王所以與吳戰而曰夫戰不智則不知
 民之極不能斷疑以發大計是越之伐吳
 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是越之伐吳

包胥實與其謀也其猶不忘宗國之恥也夫故既借秦以存楚復因越以滅吳其為楚至矣○張栻曰時有古今而君臣之義無古今也楚乃伍員之宗國君臣之義其來有素矣父以無罪誅子逃之而勿仕終身蔬食布衣可也豈有假手於讐覆其宗國快心於其君耶邵寶曰殺無忌足矣問父死非其罪子亦可仕否朱子曰不可孫曾如何曰世數漸遠終是漸輕亦有可仕之理但不可仕者正也可仕者權也張良諸葛亮事常若有千古之憤者而以植世教立民彝為任貴富賤貧一不動其中其言曰清明正大之氣不可以利回英華果銳之氣不可以威奪其自信率類此人

稱以為如驚鶴摩霄不可籠繫而讀此詩者又以為為讀其辭見其心慷慨激烈真可以使頑夫廉懦夫立云

魏參政執拘投北行有期死有日詩別妻子

良友良朋

雪中松柏愈青青扶植綱常在此行天下久無龔勝潔人間何獨伯夷清義高便覺生堪捨禮重方知死甚輕南人男兒終不屈皇天上帝眼分明

遺劉忠齋即留夢炎書曰惟天下之仁人能知

天下之仁人惟天下之義士能知天下之

義士賢者不相知多矣能灼見三俊之心

者必聖人也君子之所為必非衆人之所

識湯可就桀亦可就必道義如伊尹者能

之伯夷柳下惠不能也佛肝召可往公山

弗擾召可往必聖神如孔子者能之曾顏

閔不能也傳曰人各有能有不能先生之

所能其自知其當作其必不能矣○○劉定

山詩史序曰公集杜句詩序跋中有缺文者指元之君臣宋之叛逆缺而不書使知

者以意屬讀今皆補之而為白字者不沒公初意也今按本集所載枋得書中凡稱

大元必不書其字其意蓋亦與天祥同而易以圈者乃亦後人所為以欲存枋得初

意也但此下或直書大元字者當是傳寫之誤後書做此之禮三官謂

皇太后謝氏皇太后亦可謂厚矣○○保全

亡國之臣亦可謂有恩矣江南無人才未

有如今日之可恥春秋以下之人物本不

足道今可求一人如瑕呂飴甥晉獻公卒羣公子皆

亡在外瑕呂飴甥使告公子夷吾曰子厚賂秦人以求入吾主子夷吾許諾飴甥乃

使告於秦穆公穆公發兵送夷吾於晉立
之是為惠公後晉饑乞糴于秦秦歸之粟
 及秦饑又請糴于晉惠公不予穆公大怒
 伐晉獲惠公歸既而許歸惠公惠公先使
 卻乞告飴甥飴甥教乞朝國人而以君命
 賞且告眾曰孤雖歸辱社稷矣其卜太子
 圍也眾皆哭飴甥曰君亡之不恤而羣臣
 是憂惠之至也眾說於是飴甥行秦迎惠
 公遂復歸于晉後惠公卒太子圉立是為
 懷公公子重耳又入晉殺懷公自立是為
 文公飴甥欲殺重耳不克而死程嬰杵臼廝養卒張耳陳
重耳不克而死程嬰杵臼廝養卒張耳陳
臣為趙王北畧地燕界趙王為燕軍所得
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耳餘惠之有廝
養卒謝其舍中曰吾為公說燕與趙王載
歸舍中皆笑卒乃走燕壁見燕將說之燕
將乃歸趙王亦不可得矣近江淮行省管
 公將旨來南根尋好人根尋不覩面皮正
 當底人此令一下人皆笑之何也江南無
 好人無正常人久矣謂江南有好人有正
 常人者皆欺○○也何以言之紂之亡也
 以八百國之精兵不敢抗二子之正論武
 王太公凜凜無所容急以繼滅興絕謝天
 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
 則武庚必不死殷命必不黜殷之位號必
 不奪微子亦未必以宋代殷而降為上公

也多士多方依然不忘舊君者三十年

成王周公以忠厚之心消其不平之氣曰

商王士曰有殷多士曰殷逋播臣未敢以

我周臣民例視之太平君相待亡國臣民

何如此其厚也豈非殷之舊國故都猶有

好人猶有正當人乎舒芬曰枋得宋亡十

王太公之興滅繼絕望在元之故臣是其

一念不能釋宋之仁豈有異於文山哉嗚

呼使文山之忠信於前則宋之祚未必移

也然則一先生所得於道者不其有以勝

俗之熾惡係人心三代固有道之長也而

商之一代風為最熾每讀商書至終篇紂

之將亡三人寧死寧遜寧佯狂為奴所以

自靖自獻者不敢有一毫負先王之心伯

夷叩馬一諫凜乎萬世君臣大義雖聖人

復起不可易也不但是也當時為商之臣

若民者大率有不肯臣周之心大誥洛誥

多方多士諸篇班班可睹雖周人目之為

頌在商則不失為義矣所謂歷三紀而後

世變風移蓋當康王之世歸周且四十年

矣壯者已老老者已死其通播遺黎自是

唐人哀六國之滅者也妃嬪媵嬙王子皇

孫辭樓下殿輦來于秦朝歌夜絃為秦宮

人見唐杜牧至今讀者猶惻楚六國臣子

無一痛心刻骨亦可謂無人矣楚懷王不
 過一至愚極闇之主耳播弄忠直信任姦
 邪送死咸陽無足哀者楚人乃憐之如悲
 其親戚豈不曰楚本無罪不過弱而不能
 自立耳楚滅矣義陵一邑惓惓於舊君者
 惟一心扶老攜幼肥遯桃源後六百年兒
 孫尚不與外人相接晉太康中武陵漁人
 一山行數十步行盡水源有小口豁然開
 爽土地平曠其人黃髮垂髻大驚自云先
 世避秦亂來絕境今何世乃不知有以秦
 漢晉漁人辭去後世尋卒不得路

皇帝之威靈蒙恬蒙毅之智勇豈不能盡
 執楚人而拘之天常民彝不可泯滅姑留
 此輩以勸吾忠臣義士可也豈非楚之舊
 國故都猶有好人猶有正常人乎以某觀
 之江南無好人無正當人久矣求好人正
 當人於今日尤難某江南一愚儒耳自景
 定甲子以虛言賈實禍天下號為風漢先
 生之所知也昔歲程御史將旨招賢亦在
 物色中既披肝瀝膽以謝之矣朋友自大

都來乃謂先生以賤姓名薦朝廷過聽遂
煩旌招某乃丙辰禮闈一老門生也先生
誤以忠實二字褒之入仕二十一年居官
不滿八月斷不敢枉道隨人以辱大君子
知人之明今年六十三矣學辟穀養氣已
二十載所欠惟一死耳豈復有他志自先
生過舉求高人秀才藝術者物色之今則
又物色及某矣某斷不可應聘者其說有
三老母年九十三而終殯在淺土貧不能
備禮則不可大葬妻子孀婢以某連累死
於獄者四人寄殯叢冢十年矣旅魂飄
飄豈不懷歸弟姪死國者五人體魄不可
不尋遊魂亦不可不招也凡此數事日夜
關心某有何面目見先生乎此不可應聘
者一也某在德祐時為監司為師臣嘗握
重兵當一面矣蒯通對高祖曰彼時臣但
知有齊王韓信不知有陛下也滕公說高
祖曰臣各為其主季布為項羽將而盡力

乃其職耳項氏臣可得而盡誅耶某自丙子以後一解兵權棄官遠遁即不曾降附先生出入中書省問之故府宋朝文臣降附表即無某姓名宋朝師臣監司寄居官員降附狀即無某姓名諸道路縣所申歸附人戶即無某姓名如有一字降附天地神祇必殛之十五廟祖宗神靈必殛之甲申歲○○降詔赦過宥罪如有忠於所事者八年罪犯悉置不問某亦在恩赦放罪一

人之數夷齊雖不仕周食西山之薇亦當

知武王之恩四皓雖不仕漢茹商山之芝

亦當知高帝之恩東園公角里先生綺里李夏黃公四人隱于商

山採芝茹之漢高祖屢招之以况羹藜含高祖嫂士義不辱避逃不出

羈於○○之土地乎○○之赦某屢矣某

受○○之恩亦厚矣若效魯仲連蹈東海

而死則不可今既為○○之游民也莊子

曰呼我為馬者應之以為馬呼我為牛應

之以為牛世之人有呼我為宋逋播臣者

亦可呼我為大元游惰民者亦可呼我為
 宋頑民者亦可呼我為○○逸民者亦可
 為輪為彈與化往來蟲臂鼠肝隨天付予
 若貪戀官爵昧於一行縱○○仁恕不忍
 加戮其有何面目見○○乎此不可應聘
 者二也某受太母太皇太后之恩亦厚矣諫
 不行言不聽而不去猶願勉竭駑鈍以報
 上也太母輕信二三執政之謀挈祖宗三
 百年土地人民盡獻之○○無一字與封

疆之臣議可否君臣之義亦大削矣三官
 北遷乃自大都寄帛書曰吾已代監司師
 臣具姓名歸附宗廟尚可保全生靈尚可
 救護三尺童子知其必無是事矣不過給
 羣臣以罷兵耳以宗社為可存以生靈為
 可救陽給臣民以歸附此太母之為人君
 自盡為君之仁也按此亦為太后諱而姑
 言之耳其實太后所為
不可為法也知宗社不可存生靈不可救不從
 太母以歸附此某為人臣自盡為臣之義

也。物臨安既陷，伯顏令程鵬飛取太皇太后手詔及三省樞密院檄諭州郡降附。執政皆署家鉉翁獨不肯元，將阿朮以太后手詔諭揚州守將李庭芝使降庭芝。登城謂使者曰：「奉詔守城，未聞以詔諭降也。」太后復賜庭芝詔曰：「比詔卿納款，日久未報，豈未悉吾意尚欲固圍邪？今吾與嗣君既已，臣伏卿尚為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之，一使斃，餘皆奔去。庭芝益力戰禦敵，城陷遂死之。英按鉉翁不署降諭檄，庭芝不受降諭，詔與此文天祥對博羅當此時杜稷為重及枋得此一節不約而一致，尤可以為人臣法矣。○鉉翁尋使元軍被拘北，宋亡元欲官之，不受為諸生談及宋興亡之故，輒流涕大息。年逾八十，賜予金幣皆不受。卒。語曰：「君行令臣行志，又曰：「制命在君，制行在臣。」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孔子嘗告我矣。君臣以義合者也，合則就不合則去。其前後累奉太母詔書，並不回奏，惟有繳申二王乞生前致仕削籍為民，遷逃山林如殷之逋播，臣耳聞太母上仙久矣，北向長號恨不即死。今日有何面目捧麥飯洒太母之陵乎？此不可應聘者三也。先生特為某陳情於管公俾其與太平草木同沾聖朝之雨露，生稱善士死表於道，曰：「宋處士謝某之墓。」

清火遺言卷六

雖死之日猶生之年感恩報恩天實臨之
司馬子長有言人莫不有一死死或重於
太山或輕於鴻毛先民廣其說曰慷慨赴
死易從容就義難先生亦可以察某之心
矣

與魏容齋

即魏天祐

書曰前宋通播臣○○遊

民謝某謹致書于閣下大元制物民物一
新宋室通臣只欠一死上天降才其生也
有日其死也有時某願一死全節久矣所

恨時未至耳○○不妄殺一忠臣義士某
豈不知恩所以寧為民不為官者忠臣不
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此天地間常道也
自丙戌程御史將旨宣喚之後今第五次
蒙○○以禮招徠某所以效虞人之死而
不往願學夷齊之死而不仕者正欲使天
下萬世知○○之量能使謝某不失臣節
視死如歸也茲蒙相公拘管道院日夜勞
動吏卒及坊正屋生監守豈不憂某之逃

走耶某是男兒死即死耳不可為不義屈
 何必逃走相公憂慮亦大勞矣先民有言
 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某茲蒙相公縲
 絏而到大都以緘經見留忠齋諸公且問
 諸公容一謝某聽其為大元閑民於大元
 治道何損殺一謝某成其為大宋死節於
 大元治道何益只恐前誤大宋後誤大元
 上帝監觀必有報應諸公自無面目立於
 天地間某母喪未葬據禮經不可除服只
 當緘經見公卿凶服不可入君門○○有
 命當歷寫江南官吏貪酷生靈愁苦之狀
 作萬年書獻陛下聽進退忠臣不事二
 君烈女不更二夫此某書中第一義也某
 自九月十一日離嘉禾地名即嘉興別名即不食
 煙火今則并勺水一果不入口矣惟願速
 死與周夷齊漢龔勝同垂青史可以愧天
 下萬世為臣不忠者茲蒙頒賜仰見禮士
 之盛心某聞之食人之粟者當分人之憂

衣人之衣者當任人之勞乘人之車者當
 載人之難某既以死自處度此生不能報
 答恩遇矣義不敢拜受所有鈞翰臺餽事
 件盡交還來使回納使帑外郎又傳鈞旨
 云欲訪問某何事某初心亦願效一得之
 愚今則決不敢矣魯有公甫文伯死其母
 敬姜不哭室老曰焉有子死而不哭者夫
 其母曰孔子聖人也再逐於魯而此子不
 能從今其死未聞有長者來內人皆行哭
 失聲閨中自殺者二此子也必於婦人厚
 而於長者薄也吾所以不哭君子曰此言
 出於母之口不害其為賢母也若出於婦
 人之口則不免為妬婦矣言一也所居之
 位異則人心變矣某義不出仕者也今雖
 有忠謀奇計則人必以為妬婦矣恐徒為
 天下所笑

又嘗著東山書院記曰○○天子○○○

○年此上六空本無圈蓋大元及年號幾
某字而不書者亦與前書同旨也今

亦依例
充之云

番陽李榮庭撰書辭託張國賢彭
汝翼來告謝枋得曰篤行先生趙公及其
子忠定福王嚴事朱文公文公過其廬忠
定長子崇憲師之忠定從弟汝靚有東山
書院雲風堂乃篤行忠定兄弟教子孫之
所題則文公筆也天下大亂汝靚之後寒
飢濱於死終不以非道去貧書院遂爲北
胥徒所有榮庭不忍見鬻常產倍價取之
不敢曰吾廬設先聖燕居堂師友講習藏

脩各有所規矩如國初四書院肄業則明
體適用如湖學願與天下英才共之俾文
公之道大明於斯世篤行忠定之家學亦
不絕矣子以爲何如枋得曰大哉李君之
志也亦知學之有功於天地乎古之大臣
能以道覺其君民者自伊尹始能以學勉
其君民者自傳說始於國家若無所輕重
也君不幸而有受之暴臣不幸而有文王
之聖流風遺俗猶繫天人心者百餘年

人紀不絕天地賴焉伊尹傳說之教隱然
 在人心者未泯也江沱漢廣之民一變為
 馭舌文王召公之道化何在後九百年一
 夫忠懷潔操以楚人之聲音而不失風雅
 之情性指天為正有殞無他楚亡矣義陵
 一邑思楚逃秦隱居桃源者六百年子孫
 猶不與世接召南之教離騷之義吾於此
 見之我孔孟立教齊魯時曰吾將以扶持
 三極國人未必盡信也合天下精兵而不

敢加一城之弦歌

漢高祖敗項羽于垓下羽自殺於是楚地悉定

獨魯不下高祖欲屠之至城下猶聞弦誦之聲高祖謂其守禮義之國為士死節乃

以魯公禮葬羽親懸棺爵重祿而不能奪為發哀哭之而去

五百士之死義

高祖已定天下為帝齊田橫與其徒五百餘人入居

海島高祖召之橫與其客二人詣洛陽至

廐置謂其客曰橫始與漢王俱南面稱孤今漢王為天子而北面事之其恥甚矣遂

自頸高祖為流涕以王禮葬之二客及餘五百人入在島中漢高帝雄心霸氣謂一世

者亦皆自殺無人聞此二事為之駭愕為之涕泗孔孟

之教與天地為無窮者固不止此此亦可

以見其小驗矣自有天地以來儒道之不
立至今日極矣李君方將求師講道為江
左諸儒倡孰不迂之然而宇宙間無此迂
士天地且不立況人乎由伊傳至孔孟窮
達雖不同其道皆有功於天地子知之矣
枋得切有請焉今日師文公學孔孟者必
自讀四書始意之誠家國天下與吾心為
一誠之至天地人物與吾性為一夫人能
言之手指目視常在於人所不見戒謹恐
懼常在於己所獨知天下能幾人哉不心
曠神怡於人所不堪之憂不去欲存理於
視聽言動之隱語人曰舜之事吾可以有
為四代禮樂吾可以自信舜與跖不分於
雞鳴之善利人與禽獸不分於晝夜之存
亡語人曰吾正人心即可成周孔吾知性
善即可為堯舜孔孟六經之教萬世文公
四書之助孔孟所望於天下英才者果如
是乎嗟乎五帝三王自立之中國竟滅於

諸儒道學大明之時此宇宙間大變也讀
四書者有愧矣雖然達而行道者有負於
孔孟學者所當戒也窮而明道者終無負
於孔孟學者所當勉也

許浩曰嗚呼精忠勁節文山倡於前疊
山繼於後質其所行如出一轍扶綱常
於夷狄亂華之時振風化於宋祚傾頽
之際身雖死至今英氣凜凜猶存殺身
成仁舍生取義二公可謂能遵孔孟之

當訓矣

初徽宗宣和末已與金啟釁端金遂遣諸
將分道入寇州縣累陷勢甚猖獗徽宗乃

傳位于太子桓

太子即位尊徽宗為道君太上皇帝

是為欽

宗改元靖康尋金兵渡河道君帝出奔宰
執又議請欽宗出幸以避敵鋒行營參謀
官李綱曰道君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委
而去之可乎力陳不可去之意且言明皇
聞潼關失守即時幸蜀宗廟朝廷毀于賊

此處遺言卷六
三四
手奈何輕舉以蹈明皇之覆轍乎至泣拜
以死邀之欽宗乃止命綱行營使綱治守
禦之具不數日而畢而金兵既圍京師綱
力戰禦之金知有備乃來議和謂宋若欲
和當輸金銀各若干萬兩割中山太原河
間三鎮之地而以宰相親王爲質李邦彥
等力勸從金議乃拮借都城士民金銀及
倡優家財與之綱先是召對謂祖宗疆土
當以死守不可以尺寸與人至是又言金
人所需竭天下且不足況都城乎三鎮國
之屏蔽割之何以立國欽宗諭綱出治兵
綱退則誓書已成金幣割地等一依金言
遂罷綱以謝金人金乃引兵北去京師自
是上下恬然置邊事於不問綱獨以爲憂
數上備邊禦敵之策不見聽用每有謀議
又耿南仲等沮之而金果復入寇日逼南
仲等專主和議罷勤王兵遣使請和金人
佯許而攻略自如諸將以和議故皆閉壁

不出金兵遂復圍京城四方援兵無一人
 至者城遂陷金人尚宣言議和退兵欽宗
 聞之遂如金軍請降及還官割兩河地以
 界金而金更邀欽宗及道君帝至其軍并
 廢為庶人立宋宰相張邦昌為楚帝高宗即位

以李綱言黜之尋伏誅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宗戚三

千人北去李若水先使在金營至下軍人逼

人為狗輩金人曳若水出擊之敗面氣結

仆地金令鐵騎十餘守視若水絕不食或

勉之曰事無可為者公今日順從明日富

貴矣若水歎曰天無二日若水寧有二主

哉其僕亦慰解之曰公公父母春秋高若少

屈冀得一歸觀若水叱曰吾不復顧家矣

金將召問立異姓狀若水罵之為劇賊金

將令擁之去若水反顧罵益甚謂其僕曰

我為國死職爾奈併累若屬何又罵不絕

口監軍搥破其唇嚙血罵愈切以刀裂頸

斷舌而死金人復使宋百官議立異姓宋

齊愈書張邦昌三字示之眾遂以邦昌姓

名入議狀張叔夜不肯署狀金人執叔夜

置軍中給之曰孫傳不立異姓已殺之公

年老大家豈可與傳同死叔夜曰世受國

恩義當與之存亡今日之事有死而已尋

而徽宗第九子康王構留在濟州副元帥

宗澤謂今二聖諸王悉渡河而北惟大王在濟宜亟行天討興復社稷不可不斷王遂登壇慟哭遙謝二帝卽位于南京改元建炎是爲高宗首召李綱爲相綱至奏天命未改陛下爲天下所推戴內脩外攘還二聖撫萬邦責在陛下與宰臣且首議國是曰自古夷狄之禍中國未有若靖康之甚者陛下入繼大統國論之所從竊恐猶以和議爲然豈非以二聖沈於虜廷議者必將謂非和則速二聖之患而虧陛下孝友之德故不得不和臣請以古人之事明之昔漢高祖與項羽戰太公爲羽軍所得其危屢矣高祖不顧戰彌勵羽不敢害而卒歸太公然則不顧而戰者乃所以歸太公也晉惠公爲秦所執呂卻謀立子圉以請國人曰失君有君庶有益乎秦亦不敢害而卒歸惠公然則不恤敵國而自治者乃所以歸惠公也今二聖之在虜廷莫知

安否固臣子之所不忍言然吾不能逆折其意以和議爲信然彼必曰割某地以遺我得金幣若干則可不然二聖之禍且將不測予之則所求無厭雖日割天下之山河竭取天下之財用山河財用有盡而金人之欲無窮臣竊以爲過矣爲今之計莫若一切罷和議專務自守之策振天聲以討之以報不共戴天之讎以雪振古所無之恥彼知中國如此二聖保萬壽之休而鑾輿有可還之理古語曰願與諸君定國是靖康之間惟其國是不定而致有今日之禍則今日之所當監者不在靖康乎綱旣相以脩政攘夷爲己任朝綱兵防皆旣振整而黃潛善汪伯彥力主和議退避沮之高宗惑之而綱卒去位矣宗澤在襄陽也聞潛善復倡和議上疏曰自金人再至朝廷未嘗命一將出一師但聞姦邪之臣朝進一言以告和暮入一說以乞盟終至

二聖北遷宗社蒙恥臣意陛下赫然震怒
大明黜陟以再造王室今卽位四十日矣
未聞有大號令但見指揮云不得騰播赦
文於河之東西陝之蒲解是褫天下忠義
之心而自絕其民也臣當躬冒矢石爲諸
將先得捐軀報國恩足矣及開封尹闕開封
卽宋都東京所在網言綏復舊都非澤不可乃以
爲東京留守知開封府時敵騎留屯金鼓
之聲日夕相聞而盜賊縱橫人情洶洶澤

威望素著盜賊屏息因屢出師以挫敵上
疏言將士農旅士大夫之懷忠義者莫不
願陛下亟歸京師以慰人心其倡爲異議
者不過陰與金人爲地爾旣而金人遣使
以使僞楚爲名至開封澤拘其人乞斬之
詔延置別館澤又奏曰我國家承平二百
年上下恬嬉度日率以斂跡逃避曲辱不
恥爲智爲勇萬一有慷慨論列則掩耳不
聽別造佞說以相浮動茲無他大抵只欲

助賊張皇聲勢直為我祖宗一統基業更不當顧藉直兩手分付與賊虜耳嗟乎何不忠不義之甚也臣每思念涕泗交下繼之以血此天地神明之所昭鑒淵聖皇帝

高宗即位上

號欽宗云

信此和議賊虜猖獗大臣柔

邪諛佞蓄縮畏避者不敢略有拒抗語但詭譎為誠實包藏為智謀緘默為沈鷲遂致一聖蒙塵后妃親王與無辜之人流離北去陛下入繼大統即將前主和者竄之

嶺外自後復聽姦邪之語又浸漸望和迂回曲折為退走計試一思之初陟位何故以講和為非逐當時議臣近日又何故只信憑姦邪與賊虜為他日之畫棄千百萬生靈如糞壤草芥略不顧恤比賊虜假作使偽楚來覘我虛實臣收其人置之牢狴庶激軍民懷寬之心仰贊陛下再造王室中興大宋基業之意今却令遷置優加待遇臣奉此詔命心欲折死不知二三大臣

何為於賊虜情款如此之厚而於我國家
訂謨如是之薄京師人情物價漸如我祖
宗時若鸞駕一歸則再造之功與中興之
烈必跨商周而越漢唐矣臣不敢奉詔以
彰國弱此我大宋興衰治亂之機也不用
縱遣虜使而決意東南幸揚州金闕之大
舉兵入寇犯東京澤擊敗之遂決大舉之
計諸將皆掩泣聽命澤復上疏請還京曰
陛下不早回則天下之民何依戴且言祖
宗基業可惜陛下父母兄弟蒙塵沙漠日
望救兵西京陵寢為賊所占今年寒食節
未有祭享之地望陛下毋沮萬民敵愾之
氣而循東晉既覆之轍澤前後請還京二
十餘奏每為黃汪所抑憂憤卒諸將入問疾澤矍然
曰吾以二帝蒙塵憤憤至此汝等能殲敵則我死無恨衆皆流涕曰敢不盡力澤歎曰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無一語及家事但連呼過河者三而卒年七
十澤已死豪傑離心降盜於是金兵日急
而高宗更以潛善伯彥為相遣使乞和不

已高宗遣使致書于虜將粘沒喝曰古之
有國家而迫于危亡者不過守與奔而
已今以守則無人以奔則無地此所以
謂然惟冀閣下之見哀而赦已故前者
連奉書願削去舊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
之國而尊無二上亦何必勞師遠涉而後
為快哉金奔播狼狽之間諸京及建康臨安
 相繼淪陷而高宗遂航于海金人乃焚掠
 臨安北去以宋叛臣劉豫為齊帝悉以所
 取河南陝西之地封之且以秦檜先隨二
 帝在北首唱和議陰縱之還以撓宋謀而
 高宗得檜喜而不寐遂得濟其姦計而異
 日之禍自此始矣趙子砥嘗使金歸言金
兵以待和譬人畏虎以肉餵之食盡終于
噬人若鼓陷穽以待之然後可以制虎矣
顧克曰金以和愚宋檜
以和愚帝帝以和自愚會使者王倫在金
 久困思歸乃亦倡為和議金又縱之尋劉
 豫邀金南侵高宗用張浚趙鼎之言自將
 禦之命浚視師江上將士勇氣十倍金人
 引還於是李綱又上疏曰陛下勿以敵退
 為可喜而以仇敵未報為可憤勿以東南
 為可安而以中原未復為可恥大槩近年

間暇則以和議爲得計而以治兵爲失策
倉卒則以退避爲愛君而以進禦爲誤國
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親臨大敵使北軍
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
禦其効槩可見矣古者敵國善隣則有和
親仇讎之邦鮮復遣使何可假道于僭僞
之國而自取辱此古人之所謂幾何僥倖
而不喪入之國者也高宗褒諭之而未幾
又遣何薜使金中書舍人胡寅上疏曰女
真乃陛下之大讎也自建炎至紹興卑辭
厚禮以問安迎請爲名而遣使者不知幾
人矣知二帝所在見二帝之面因講和而
息兵者誰歟夫女真知中國所重在二帝
所恨在劫質所畏在用兵則常示欲和之
端增吾所重平吾所恨匿吾所畏而中國
坐受此餌既久而後悟也天下其謂自是
改圖矣何爲復出此謬計邪苟曰姑爲是
豈有脩書稱臣厚費金帛而成就一姑息

之事也。適觀何辭之事，恐和說復行。國論傾危，士氣沮喪，所繫不細，終不能用。更遣王倫反覆數回，以請和求地，而遂以秦檜爲相。馬會劉豫再寇，大敗金，因執豫廢之。岳飛、韓世忠奏乘機北討，以取中原，亦不報。而使倫首謝廢豫，紹興八年戊午，金乃以其臣張通古爲江南詔諭使，令與倫來言許歸廢齊河南陝西之地。於是朝論籍籍，禮部侍郎兼直學士院曾開當草國書，辨視體制，非是論之，不聽。遂請罷檜，以溫言慰之，曰：主上虛執政，以待開曰：儒者所爭在義，苟爲非義，高爵厚祿弗顧也。願聞所以事敵之禮。檜曰：若高麗之於本朝耳。開曰：主上以盛德登大位，公當彊兵富國，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非開所敢聞也。復引古誼折之。檜大怒，曰：侍郎知故事，檜獨不知耶？然猶慮羣言詔在朝，侍從臺諫條奏和好得失，於是開與張燾曼敦復

魏石李彌遜尹焯梁汝嘉樓炤蘇符薛徽
言方廷實胡瑄朱松張擴凌景夏常明范
如圭馮時中許忻趙雍皆極言不可和韓
世忠四上疏言不可從願舉兵決戰兵勢
最重處臣請當之李綱亦上疏言朝廷遣
王倫往返屢矣今者倫之歸與虜使偕乃
不著國號而曰江南不云通問而曰詔諭
此何禮也宋有天下幾二百年炎運中微
賴陛下入繼大統為臣民萬物之主一紀
于茲矣敵人乃敢命名如此皆吾不能自
治自強偷安朝夕羣臣誤陛下之所致也
傳曰名其為賊敵乃可服欲正仇讎之名
以張恢復之本正在此時而虜使荐至乃
建詔諭之號公肆陵侮不知將何以應之
今土宇猶半天下民心戴宋不忘豈可忘
祖宗之大業生民之屬望弗慮弗圖遽自
屈服祈哀乞憐冀延且夕之命哉陛下縱
自輕奈宗社何奈天下臣民何奈後世史

用何此臣所以夙夜痛憤而寒心也傳曰
 日中必萋操刀必割時乎時不再來臣言
 可採陛下斷而行之以為害於今日之至
 計願先斧鉞之戮以懲妄發夫主憂臣辱
 主辱臣死國家事勢至此死何足惜今使
 事方亟所係國體非獨安危而已疏入不

省朱子曰天下之義莫大於君臣其所以
纏綿固結而不可解者是皆生於人心

之本然而非有所待於外也然而世衰俗
薄學廢不講則雖其中心之所固亦有亦

且淪胥陷溺而為全軀保妻子之計以後
其君者惟性接迹於當世有能奮然拔起

於其間如李綱之為人知有君父而不知
有其身知天下之有安危而不知其身之

有禍福雖以讒間竄斥屢瀕九死以其愛
君憂國之志終有不可得而奪者是亦可

謂一世之偉人哉又序其奏議後曰使綱
之言用於宣和之初則都城必無圍迫之

憂用於靖康則宗國必無顛覆之禍用於
建炎則中原必不至於淪陷用於紹興則

旋軫舊京汛掃陵廟以復祖宗之宇而卒
報不共戴天之讐其已久矣夫豈使王業

偏安於江海之濱而尚貽吾君今日之憂
哉昔蒯通每讀樂毅書未嘗不廢書而泣

安知異時不有掩卷大樞密院編修官胡
息而垂涕於斯者耶

銓抗疏曰臣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
 井無賴頃緣宰相無識遂舉以使虜專務

詐誕欺罔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劉豫我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慮粹而縛之父子為虜商鑒不遠而倫又欲陛下効之夫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之天下為金虜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金虜藩臣之位陛下

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汙夷狄祖宗數百年之赤子盡為左社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安知不加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識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堂堂大國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為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梓宮謂殯也時徽宗及其右鄭氏相繼卒于金可還太后

高宗即位尊母章賢妃為皇太后可復淵聖可歸中原可
 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
 啗陛下哉然而卒無一驗則虜之情偽已
 可知矣而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
 恤忘國太讎而不報含垢忍恥舉天下而
 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
 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況醜虜變詐百出
 而倫又以姦邪濟之梓宮決不可還太后
 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
 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
 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太息矣向者陛下問
 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肯北面臣虜
 况今國勢稍張諸將盡銳士卒思奮只如
 頃者醜虜陸梁偽豫入寇固嘗敗之于襄
 陽敗之于淮上敗之於渦口敗之於淮陰
 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固已萬萬矣儻不得
 已而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今
 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

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已索此魯仲連所

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天下

大勢有所不可也秦圍趙甚急魏遣新垣

時魯仲連在趙聞之乃見行責之曰彼秦

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彼則肆然為帝

而為政於天下則連有赴東海而死耳吾

不忍為之民也於是行不敢復言帝秦秦

將聞之却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

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

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竊謂不斬王倫

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

檜以腹心大臣而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

檜不能致君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

即石敬瑭事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

見于七卷詎以折之檜乃厲聲責曰侍郎知故事我

獨不知則檜之遂非復諫已自可見而乃

建白令臺諫侍臣會議可否是蓋畏天下

議已而令臺諫侍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

皆以為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

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

尚能變左社之區而為衣裳之會秦檜大
 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而歸左社之鄉
 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
 矣孫近傳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
 治有如飢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敢可否
 事檜曰虜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
 當拜近亦曰當拜臣嘗至政事堂三發問
 而近不答但曰已令臺諫侍從議矣嗚呼
 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

其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
 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
 區區之心願斷三人頭竿之藁街然後羈
 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
 之士不戰而氣自信不然臣有赴東海而
 死爾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書上檜大怒

除銓名編管昭州既又改監廣州都鹽倉

也宜興進上吳師古錄水傳之金人募之
 千金三日得之君臣失色曰南朝有人其
 謫廣州也朝士陳剛中以啓賀云屈膝請
 和知廟堂禦侮之無策張膽論事喜樞庭

經遠之有人身為南海之行名若泰山之重又誰能屈大丈夫之志寧忍為小朝廷之謀知無不言願請尚方之劍不遇故去聊乘下澤之車其謫新州也同郡王生珪贈之詩有癡兒不了官中事男子要為天下奇之句師古廷珪坐流遠州副中亦死遂定和議使倫交割地界得河南陝西之地而未幾金以歸地為非計執倫分道入寇復陷所得州郡遠近震怒而諸將盡力禦之劉錡大敗金元帥兀朮於順昌韓世忠等亦復諸州而岳飛所至皆捷遂追兀朮至朱仙鎮大破之遣使脩治諸陵中

原大震自燕以南金人號令不行飛方指日渡河而檜更欲畫淮以北與金和諷臺臣請班師飛奏時不再來機難輕失檜知飛不死終梗和議已必及禍故力謀殺之乃奪諸將兵權乞連詔還飛飛一日奉十二金字牌乃憤惋泣下曰十年之力廢於一旦乃引兵還檜終矯詔殺飛矣檜必欲與張俊謀密誘飛部曲優與重賞卒無應者檜遂矯詔召飛及子雲使者至飛笑曰皇天后土可表此心檜命其黨鞠之詰其反狀飛裂裳以背示有舊淚盡忠報國四

大字深入虜理終無罪狀可驗槍乃矯殺
 飛父子矣○飛事親孝家無姬侍吳玠素
 服飛願與交驩歸名姝遺之飛曰主上宵
 旰豈大將安樂之時邪却不受每以恢復
 為己任不肯附和議上疏至有唾手燕雲
 終欲復讐而報國誓心天地尚令稽首以
 稱藩之語悲曰君臣大倫根於天性大臣而
 忍面欺其主邪高宗欲為營第辭曰金虜
 未滅何以家為或謂天下何時太平飛曰
 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其
 御軍也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鹵掠凡
 有頑犒均給軍吏秋毫不私善以少擊眾
 嘗以八百人破羣盜五十萬眾其戰元木
 於朱仙鎮則以五百破其眾十餘萬凡有
 所舉盡召諸統制謀定而後戰故有勝無
 敗猝遇敵不動故敵為之語曰撼山易撼
 岳家軍難好賢禮士恂恂如書生每辭官
 必曰將士効力飛何功之有然忠憤激烈
 議論持正不挫于人卒以此得禍其死也
 金人酌酒於是河南新復府州皆復為金
 相賀焉有而宋更遣使通問稟議于金以求和和
 議成高宗乃奉誓表稱臣於金割地增幣
 唯金人所欲以界之其誓表畧曰臣構言
今來畫疆以淮水中
 流為界沿邊州城既蒙恩造許備藩方世
 世子孫謹守臣節每年皇帝生辰並正且
 遣使稱賀不絕歲貢銀絹幾萬兩臣有渝
 此盟明神是殛隊命亡民踏其國臣今
 既進誓表伏望上國早降誓詔庶使弊邑
 永為憑焉陳仁錫曰古今奇辱千古無恥
 喪心當以宋高宗金遂使人以袞冕來用高
 宗為第一矣

宗矣

周禮曰足上首下至是極矣張時泰曰胡銓之言驗矣○高宗以和好成

加檜太師封魏國公又賜檜第及銀絹等

親幸其第加檜妻兩國夫人其子婦及孫

等皆除頭官周禮曰高宗知有秦檜繼而

而不知有宗社也豈不深可愧乎

金完顏亮復敗盟南侵焉殿司軍士施全

於道遮檜肩輿刺之不中捕送大理檜親

鞫之問曰你莫是心風否全曰我非是心

風舉天下都要去殺虜人你獨不肯殺虜

人我便要殺你矣遂磔於市○檜居相位

十九年倡和誤國忘讐戮倫包藏禍心劫

制君父其勢漸不可制張扶請檜乘金根

車呂愿中獻秦城王氣詩其終也高宗進

封其爵建康郡王而其夕檜死高宗乃謂

楊存中曰朕今日始免防檜逆謀矣

高宗傳位太子春是為

孝宗孝宗即位銳意恢復手書召張浚浚

力陳和議之非勸堅意以圖恢復時完顏

亮已為其下所殺金主雍立明年隆興元

年癸未又以十萬衆屯河南以書來求海

泗唐鄧等之地及歲幣欲凡事一依故約

不然會兵相見孝宗遂命浚伐金而諸將

不協師潰于符離時秦檜已死而湯思退

檜黨也因檜致身所為多效于檜檜死久

所効黜至符離之敗孝宗亦議和乃復用

清獻遺言卷六

思退爲相，令人復以書來，云：「故疆歲幣如舊，及稱臣還中原，歸正人，中原人陷於蕃而後復歸中原」
謂之，即止兵，不然當俟農隙往戰。思退急于求和，工部侍郎張闡獨曰：「彼欲和畏我，邪愛我邪，直欺我耳。力陳六害不可許。又言許和則忘祖宗之讎，棄四州則失中原之心，遣歸正人則傷忠義之氣。思退遂奏以王之望充金國通問使，許割棄四州，張浚上疏力辯其失，曰：「秦檜之大罪未正於朝，致使其黨復出爲惡。臣聞立大事者以人心爲本，今內外之議未決而遣使之詔已下，失中原將士四海傾慕之心。他日誰復爲陛下用命哉！人心既失，如水之覆，難以復收。而況於天，則不順於義，則不安竊爲陛下憂之，不聽。復詔侍從臺諫集議，和金得失，羣臣多欲從金人，所請浚及虞允文間安中力爭，以爲不可與和。胡銓時爲起居郎，又上議曰：「京師失守，自耿南仲主

和二聖播遷自何桌主和金兵陷汴京欽宗使桌請成

還言金人欲邀上皇出郊欽宗以上皇驚

憂而疾親往金軍奉表請降桌喜和議成

既歸作會飲酒談笑終日金再邀欽宗至

營欽宗有難色桌以為無虞勸行閣門舍

人吳革曰天文帝座甚傾車駕若出必墜

虜計桌不聽金遂執二帝北去○及金立

邦昌革取屈節異姓先殺妻子維揚失守

焚所居舉義討邦昌不克而死

自汪伯彥黃潛善主和完顏亮之變自秦

檜主和議者乃曰外雖和而內不忘戰此

向來權臣誤國之言也一溺於和不能自

振尚能戰乎思退怒曰此皆以利害不切

於己大言誤國以邀美名宗祖大事豈同

戲劇孝宗意遂定時金方屯重兵為虛聲

脇和有刻日決戰之語浚復視師江淮金

人亟撤兵歸而思退諷其黨論浚浚八上

疏乞致仕孝宗卒罷浚而決棄地求和之

議矣浚既去猶上疏言姦邪必誤國事或

義無所逃於天地間吾荷兩朝厚恩今雖

去國惟日望上心感悟苟有所見安忍弗

城中親見二帝北狩誓不與虜俱存委質
 艱難之際挺然以身任之不以死生動其
 心南渡以來士大夫往往唱為和說夷狄
 制命率獸逼人莫知其為大變浚獨毅然
 必欲正人心雪讐恥顛沛百罹志踰金石
 雖困於讒慝之口不得卒就其志然而表
 著天心扶持人紀使天下之人曉然復知
 中國之所以異於夷狄人類之所以異於
 禽獸者而得其秉彜之正則於是思退奏
 其功烈之盛亦豈可勝言哉於是思退奏
 遣魏杞如金銓復議曰自靖康迄今四十
 年三遭大變皆在和議肉食鄙夫萬口一
 談牢不可破非不知和議之害而爭言為
 和者有三說焉曰偷懦曰苟安曰附會小

入之情狀具於此矣側聞虜人嫚書御名

欲去國號大字欲用再拜議者以為繁文

小節不必計較夫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辱

見曲禮楚子問鼎義士之所深恥楚子觀兵

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

重滿對曰在德不在鼎周德雖衰天命未

改鼎之輕重獻納二字富弼以死爭之宋

宗時富弼使至契丹契丹曰南朝遺我歲

幣其辭當曰獻弼不可契丹曰然則為納

字弼亦不可反復抗辨契丹知不可奪乃

曰吾當自遣人議之乃使人與弼偕來議

獻納二字弼言仁宗曰二字臣今臣子欲

君父屈已以從之則是多壘不足辱問鼎

不必恥獻納不必爭臣恐再拜不已必至

稱臣稱臣不已必至請降請降不已必至

納土納土不已必至銜璧銜璧不已必至

與櫬銜璧與櫬皆國亡君臣降敵之狀以

輿櫬為贄手縛故銜之櫬棺也將受死

輿櫬不已必至如晉帝青衣行酒晉懷帝降漢劉

聰宴群臣使懷帝著青衣行酒遂遇害然後為快事至於此

求為匹夫尚可得乎春秋左氏謂無勇者

為婦人今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不聽遂

遣杞以成和焉自是以後累世權姦踵用

國體益削弱至理宗朝蒙古元舊又強熾

來議伐金宋遂與之攻滅金而蒙古復南

侵不已周禮曰宋金世讐理宜報伐然借

秦曰蒙古來議夾攻金者即晉人假道以

愚虞人之謂也汴宋協金人以亡遼而汴

宋反為金人所得南宋終為蒙古所有宋方疆彌

蹙而卒獻國降之至景炎祥興以區區孱

幼猶得延數年國統於南滋者抑文天祥

張世傑諸人忠奮戰禦之力也○初癸未

年朱子應召至行宮奏言今日之論國計者大槩有三曰戰曰守曰和而已然天下之事利必有害得必有失是以三者之中又各有兩端焉蓋戰誠進取之勢而亦有輕舉之失守固自治之術而亦有持久之難至於和之策則下矣而主其計者亦以爲屈己愛民蓄力觀釁疑敵緩師未爲失計多事以來此三說六端者是非相攻可否相奪於冥冥之中談者各飾其私而聽者不勝其眩此其所以然者由不折衷於義理之根本而馳騖於利害之末流故也故臣嘗謂人主之學當以明理爲先是理既明則凡所當爲而必爲所不當爲而必止者莫非循天之理而非有意必固我之私也請復指其實而明之天高地地下人位乎中天之道不出乎陰陽地之道不出乎柔剛是則舍仁與義亦無以立人之道矣然而仁莫大於父子義莫大於君臣是謂

三綱之要五常之本人倫天理之至無所
逃於天地之間其曰君父之讐不與共戴
天者乃天之所覆地之所載凡有君臣父
子之性者發於至痛不能自己之同情而
非專出於一己之私也國家之與北虜乃
陵廟之深讐其不可與共戴天明矣然則
今日所當爲者非戰無以復讐非守無以
制勝是皆天理之自然非人欲之私忿也
陛下既有意於必爲矣問者不知何人輒
復唱爲邪議以熒惑聖聽至遣朝臣持書
以復虜帥而爲講和之計臣恨陛下於所
不當爲者不能必止而重失此舉也夫子
爲政以正名爲先蓋名不正則言不順事
不成而民無所措其手足今乃欲舍復讐
之名而以講好爲觀釁緩師之計蓋不惟
使上下離心中外解體緩急之間無以應
敵而吾之君臣上下所爲夙興夜寐以脩
自治之政者亦將因循墜弛而不復振矣

且自宣和靖康以來請和之效亦可槩見而小人所以好爲是說者蓋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爲與義理之必可恃利害得失旣無所入於其心而其學又足以應事物之變是以氣勇謀明無所懾憚不幸蹉跌死生以之小人之心一切反是其所以專爲講和之說者特以便其私耳而謀國者過而聽焉豈不誤哉願陛下姑置利害交至之說而以窮理爲先於仁義之道三綱之本少加意焉亟罷講和之議大明黜陟以示天下使知復讐雪恥之本意未嘗少衰以必復中原必滅胡虜爲期而後已雖其成敗利鈍不可逆睹而吾於君臣父子之間旣已無憾則其賢於屈辱而苟存固已遠矣願陛下以此處心以此立志則仁義之道明於上而忠孝之俗成於下天地之和氣自當忻合無間而夷狄禽獸亦將不得久肆其毒則何事之不可成

何功之不可立哉尋除武學博士待次拜命遂歸乾道元年乙酉趣就職既至以時相方主和議五月請祠以歸六月著戊午讜議序曰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也故臣之於君子之於父生則敬養之沒則哀送之所以致其忠孝之誠者無所不用其極而非虛加之也以為不如是則無以盡乎吾心云爾然則其有君父不幸而罹於橫逆之故則夫為臣子者所以痛憤怨疾而求為之必報其讎者其志豈有窮哉故記禮者曰君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寢苦枕干不與共天下也而為之說者曰復讎者可盡五世則又以明夫雖不當其臣子之身而苟未及五世之外則猶在乎必報之域也雖然此特庶民之事耳若夫有天下者承萬世無疆之統則亦有萬世必報之讐非若庶民五世則自高祖以至玄孫親盡服窮而遂已也國

家靖康之禍二帝北狩而不還臣子之所
 痛憤怨疾雖萬世而必報其讐者蓋有在
 矣太上皇帝受命中興誓雪父兄之辱雖
 其間亦或為姦謀之所前卻而聖志益堅
 至于紹興之初賢才並用綱紀復張諸將
 之兵屢以捷告恢復之勢蓋已什八九成
 矣虜人於是始露和親之議以沮吾計而
 宰相秦檜歸自虜廷力主其事當此之時
 人倫尚明人心尚正天下之人無賢愚無
 貴賤交口合辭以為不可獨士大夫之頑
 鈍嗜利無恥者數輩起而和之清議不容
 詬詈唾斥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則其於
 檜可知矣而檜乃獨以梓宮長樂天子祖母稱長
樂宮此謂藉口攘却眾謀熒惑主聽然後
韋太后也所謂和議者翕然以定而不可破自是以
 來二十餘年國家忘仇敵之虜而懷宴安
 之樂檜亦因是藉外權以專寵利竊主柄
 以遂姦謀而向者冒犯清議希意迎合之

清狀遺言卷六

人無不夤緣驟至通顯或乃踵膺用事而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所謂民彛者不復聞於縉紳之間矣士大夫狃於積衰之俗徒見當時國家無事而膺與其徒皆享成功無後患顧以亡讐忍辱爲事理之當然主議者慕爲檜遊談者慕其徒一雄唱之百雌和之癸未之議發言盈庭其曰虜世讐不可和者尚書張公聞左史胡公銓而止耳自餘蓋亦有謂不可和者而其所以爲說不出乎利害之間又其餘則雖平時號賢士大夫慨然有六千里爲讐人役之歎者一旦進而立乎廟堂之上顧乃惘然如醉如幻而忘其疇昔之言厥或告之則曰此處士之大言耳嗚呼秦檜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萬死而不足以贖者正以其始則唱邪謀以誤國中則挾虜勢以要君使人倫不明人心不正而末流之弊遺君後親至於如此之極也夫惟三綱

不立是以衆志無所統繫而上之人亦無所憑藉以爲安斯乃有識之士所爲長慮却顧而凜然以寒心者而說者猶曰姑以衆論之從違而卜事理之可否則今日士大夫是和者之多蓋不下前日非和者之衆也獨安得以前日之不可而害今日之可哉嗚呼是未知前日人倫之明而今日之不明前日人心之正而今日之不正也且若必以人之衆寡爲勝負則夫所謂士大夫是和之多者又孰若六軍萬姓之爲多耶今六軍萬姓之言則是二公之言而已蓋君臣父子之大倫天之經地之義而所謂民彝者其於世也有明晦其在人也無存亡是以雖當頽壞廢弛之餘邪議四起無復忌憚而亦不能斬伐銷鑠使之無也奈何不聽於此顧反決得失於前日所謂頑鈍嗜利無恥者之餘謀此已墜之網所以未能復振已墜之萬事所以未能

復理而上之人終亦未能有所憑藉以成
安疆之勢也今南北再懼中外無事迂愚
左見所謂萬世必報之讐者固已無所復
發其口矣竊伏甲間不勝憤歎因讀魏元
履所叙次戊午讜議爲之慨然流涕蓋傷
其禍殃自此始也懷不能已姑論其始終
梗槩如此以發明元履所爲叙次之意并
以致草野孤臣畢義願忠之誠謀國者儻
有取焉則猶足以裨廟謀之萬一而非區
區所敢望也

自古國家敗亡其失莫甚乎講和而以
和致亡未有若趙宋之乖者矣實萬世
之殷鑒也因略陳其本末并採當時正
議尤爲的確者如右而以戊午讜議序
結之

靖康之難朱弁家碎賊手南歸時高宗卽
位議遣使問兩宮安否而見大夫無敢行
者弁聞之慨然攘袂而起撫髀太息卽日

奮身自獻闕下乃充通問副使弁即日與使者王倫直犯兵鋒以行虜就館雲中以兵守之久之金將議當遣一人受書而還欲弁與倫探籌以決去留弁正色曰此市道之所爲耳吾來固自分必死豈今日乃覲幸於先歸者哉願使長亟受書歸報天子使吾君得以蚤申四海之養於兩宮則吾雖暴骨方外猶生之年也於是倫行有日弁請曰古之使者有節以爲信今無節而有印則印亦信也公既還朝無所事此願留見授使其不幸一有意外之辱得抱以死死不腐矣倫便解以授弁受而懷之卧起未嘗不與俱也是時劉豫盜據京邑虜迫弁仕豫且誅曰此南歸之漸也弁曰吾受命而北不受命而南且豫國賊吾常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哉吾有死耳不願歸之虜怒絕其餼遺以困之弁反從中固拒驛門忍飢待盡誓不爲屈虜亦感

動致禮如故後復迫換虜官弁曰自古兵
 交使在其間言可從則從不可從則囚之
 殺之何必換其官哉吾官受之本朝今日
 有死而已誓不易以辱吾君也又以書告
 訣於後使者洪皓曰殺行人亦非細事吾
 曹不幸遭之亦命也命出於天其可逃哉
 要當舍生以全義耳一日具酒食召雲中
 被虜士夫常所與往來者飲半酣語之曰
 吾已得近郊某地一旦果命報國諸公幸
 塞我其處且識其上曰有宋通問副使朱
 公之墓於我幸矣衆皆淚緣睫不能仰視
 弁獨談笑自若曰此臣子之常分諸君何
 悲也虜知終不可屈遂不復強矣其後倫
 復使金歸以弁奉送徽宗皇帝太行文獻
 高宗其詞有曰臣等搜以凡庸誤蒙選擇
茂林豐草被雨露於當年絕黨殊隣
 犯風霜於將老節上之旄盡落口中之舌
 徒存數馬角之未生竟消雪窖攀龍髯而
 莫逮淚灑冰天○按程敏政約和已定弁
 新安文獻志載此為全文下
 乃歸既至見高宗曰臣聞人之難得者時

也事之不可失者幾也時運而往或難固
 執幾動有變宜鑒未兆且述北方所見聞
 忠臣義士死節事狀以進請加褒錄以勸
 來者而秦檜方以講和為功惡弁言虜情
 悟上意尼其進用遂卒于微官朱子曰國
家承平百
 年所以遇士大夫者不為不厚政宜以來
 公卿大臣荷國寵榮殊異優渥又有非前
 日比者且狂圖設國招禍使君父蒙塵
 越在沙漠苦寒無人之地而時遣臣賣
 國降虜之餘接迹於朝覲然相視乃無一
 人肯奔問官守者弁以草野諸生顧獨奮
 然出捐軀命以嘗不測之虜而守死不屈
 至于十有六年之久卒不汗虜偽官爵竟

得復持漢節歸其忠義大節雖竹帛所書
 丹青所畫無以過之還朝所建不欲朝廷
 遂以目前所就為安而必期有以致中興
 於異日者此其忠慮之深又與時貪天
 之功以為己力而遂宴安江沱以至於忘
 讐而辱國者蓋萬萬不伴矣不幸厄於權
 臣使不獲申其志
 以死豈非天哉

弁使之明年復遣洪皓時所在盜梗皓艱
 難百端得達太原留幾年及至雲中虜
 迫皓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
 宮南歸恨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邪留亦
 死不即豫亦死不願偷生狗鼠間願就鼎

鑊無悔虜怒將殺之_子苟士曰此真忠臣也
為皓跪請遂流_子通冷山流_子通猶編_子竄也會
徽宗卒于金皓聞之北向泣血操文以祭

丁奉曰此文
史氏不錄

其詞激烈聞者為揮淚雲中

至冷山行六十日地苦寒四月草生八月
已雪穴居百餘家金陳王谷神聚落也或
二年不給衣食盛夏衣麤布嘗大雪薪盡
以馬矢然火煨麪食之或獻取蜀策谷神
持以問皓皓力折之谷神銳意南侵曰孰

謂海大我力可乾但不能使天地相拍耳
皓復辨之谷神怒曰汝口硬如此謂不能
殺汝邪皓曰自分當死顧大國無受殺行
人之名願投之於水以墜淵為辭可也谷
神義之而止皓屢因謀者密奏敵情書機
事數萬言藏故絮中歸達于高宗且力言
和議非計乞興師進擊嘗求韋太后書遣
人持歸高宗大喜曰朕不知太后寧否幾
二十年雖遣使百輩不如此一書每遇貴

族名家子流落于金者皓盡力拯救之留金十五年而還高宗曰卿忠貫日月志不

忘君雖蘇武不能過皓退見秦檜論檜所

為示無中原意忤檜遂出知外州卒在皓久

為金人所敬既歸金人至必問皓為何官居何地不幸為檜所忌不死於敵國而死

于讜慝聞者悼之

皓既行尋又使張邵邵即日就道至濰州

金捷懶命之拜邵曰皆南北朝從臣無拜

禮且以書抵之言兵不在強弱在曲直天

未厭宋而金乃裂地以封劉豫復窮兵不

已曲有在矣捷懶怒送之密州囚于祚山

砦踰年送劉豫使用之邵見豫長揖而已

責以君臣大義詞氣俱勵豫怒械置于獄

知邵不屈復送于金拘之燕山僧寺又徙

之會寧府距燕二千里邵在金亦凡十五

年而與弁皓同歸矣

右三人使金雖有先後而其還也同時

而又皆以全節復命可謂使臣標儀盛

事矣

寧宗開禧二年以宗室太祖十世孫均為

沂王嗣

沂王孝宗孫魏惠獻王愷之子

賜名貴和嘉定十

四年寧宗以無子國本未立遂立貴和為

皇子更名竑時丞相史彌遠陰招太祖子

燕懿王德昭之後與竑擬為皇子至是以

貴和已立乃賜與竑名貴誠立為沂王後

年十七矣時彌遠用事及宰執侍從臺諫

藩閫皆所引薦莫敢誰何權勢熏灼竑心

不能平嘗指宮壁輿地圖瓊崖曰吾他日

得志置史彌遠於此又嘗呼彌遠為新恩

以他日非新州則恩州也

二州並流竄之地

彌遠

聞之大懼思以處竑而竑不知起居舍人

真德秀時兼竑宮教諫竑曰皇太子若能

孝於慈母而敬大臣則天命歸之矣否則

深可慮也竑不聽一日彌遠與國子學錄

鄭清之登閣屏人語曰皇子不堪負荷聞

後沂邸者甚賢今欲擇講官君其善訓導

之事成彌遠坐卽君坐也然言出於彌遠之口入于君之耳若一語泄吾與君皆族矣清之許之於是策立貴誠之意益堅乃日媒蘖竑失言于寧宗覬廢竑立貴誠而寧宗不悟十七年八月丙戌寧宗不豫彌遠乃遣清之告貴誠以將立之意壬辰寧宗疾篤彌遠遂矯詔以貴誠爲皇子改賜名昀閏月丁酉寧宗崩彌遠乃遣人以廢立事白皇后后不可曰皇子竑先帝所立豈敢擅變人一夜七往返后終不許遂懼之使從卽於禁中宣昀召之引至樞前令卽位是爲理宗廢皇子竑封濟王出居湖州焉初德秀之爲起居舍人兼宮講也言事不避權貴知彌遠欲以爵祿縻天下士慨然謂人曰吾徒須急引去使廟堂知世有不肯爲從官者遂力請外至是理宗召還之九月自知潭州入直學士院明年寶慶元年春正月湖州潘壬以彌遠廢立不

平起兵謀立濟王竑竑聞變匿水竇中尋自討壬平之彌遠尚忌竑又矯詔逼殺竑追降為縣公德秀入對曰三綱五常扶持宇宙之棟幹莫安生民之柱石晉廢三綱而劉石之變興唐廢三綱而安祿山之難作我朝立國先正名分陛下初膺大寶不幸處人倫之變有所未盡流聞四方所損非淺湖州之變非濟邨本志前有避匿之迹後聞捕討之謀情狀本末灼然可考雖

濟王未有子興滅繼絕在陛下耳理宗曰朝廷待濟王亦至矣德秀曰若謂此事處盡善臣未敢以為然觀舜所以處象則陛下不及舜明甚人主但當以二帝三主為師理宗曰一時倉卒耳德秀曰此已往之咎願陛下進德修學以掩前失周禮曰親莫親於兄弟理宗不能效叔齊之遜國而乃效唐太之殺兄偏信權奸殊無可否則於天倫之愛詎不為之大虧哉雖欲曲為辨說陽為掩之然且不可得矣張時泰曰雖彌遠專橫之惡然理宗豈可逃其責哉觀其答德秀之言則知其與彌遠謀者瞭然矣况潘

壬之事濟王親帥州兵討平之則法也豈止無罪而已哉理宗正始之日而大本已失如此又唐太宗大理評事廬陵胡夢昱上宗之不若也

書言濟王不當廢引晉太子申生晉獻公用驪姬力

讒殺太子漢戾太子漢武帝感江充以平蠱事誣太子據太子迫急

遂作亂而死及秦王廷美之事宋太祖之謚曰戾太子

次曰光美子曰德昭初太后杜氏將殂謂太祖曰汝百歲後當傳位光義光義傳光

美光美傳德昭夫四海至廣能立長君社稷之幸也光美即廷美也太祖泣曰敢不

如教太祖崩光義即位是為太宗欲敗遺命傳之其子以故德昭為所忌自殺廷美

時為秦王亦不自安太宗舊僚等誣告廷美將有陰謀太宗乃貶廷美廷美憂悸成

疾為證言甚切直彌遠諷御史劾之除夕竄于象州而卒羅大經曰夢昱上書言濟

行詩云應詔書聞使遠行廬陵不獨託邦衡寸心只恐孤天地百口何期累弟兄世

態浮雲多變換公朝初日盍清明危言在國為元氣君子從來豈願名邦衡胡銓字

亦廬陵人也夢昱兄子建弟國賓皆懷奇負氣兄弟友愛最隆不蓄私財有無盡費

於朋友得罪之日囊無一錢子建挈家歸賣文以活國賓奮然徒步從其兄於貶所

國賓先歿建州李燔寧宗朝通判潭州德夢昱繼之

秀時為帥一府之事成諮燔不數月辭歸

當彌遠當國廢皇子竑燔以三綱所關自

青狀貴...

是不復出矣德秀及魏了翁薦之江西帥
魏大有辟充參議官皆辭遂奉祠以終身
焉九江蔡念成稱燔心事有如秋月云時
論濟邨事者衆彌遠患之遂貶罷德秀等

矣余竊疑德秀之事貴誠有害於大義矣夫彌遠之逆貴誠之篡其罪斷乎不容乎天地間也使寧宗有知于地下則當日北面臣貴誠者其何詞辭忘主事讐之責耶况德秀於濟王嘗為其教官則舊恩分義亦非他人比也且當是時朝廷威柄咸在彌遠而中外諸臣生殺進退無不出其手者矣而德秀乃自潭州被召駢肩事于貴誠既又為彌遠所忌劾罷而後去則與前日慨然請外之意相違而似於立己見

幾兩失之矣夫德秀學程朱者也王珪魏徵事世民程朱正其罪者明嚴如彼德秀平日所講乎君臣之義豈置之第義耶今其對貴誠則曰此已往之咎願陛下進修以掩前失吁當日之事為何等悖變何等罪惡而諉以已往之咎尚欲掩前失乎以此視濟王宜乎其應召立朝不以自非也雖其他告貴誠之言反復辨理不為不勉其所忌而去也則亦以言濟寬之故然要之大本已差此特為無齒決之問耳德秀學術經濟純正精覈於道學私淑之可謂傑出者矣今就其出處考之則可疑可恨有如此者而至於潘士李燔之徒則吾以為其所處各雖不同而實可謂無缺于義無嫌于志而無愧乎天地間者哉夫立嗣繼世根木大體所關為人臣者不於此竭力焉則其餘不足觀尤不可不以此去就而決也是以亦竊附此以俟君子

